

白香山與廬山草堂

王能傑

白居易，字樂天，爲唐代有名之社會詩人。其晚年，自號醉吟先生，因與洛陽龍門山香山寺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香山居士與佛門結緣甚早，而其學禪，乃至暮年之齋戒生活，與其貶官爲江州司馬，因而結草堂於東西二林間，與諸長老遊，頗有關係。茲謹述其因緣也。

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年）六月，癸卯日，「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僉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彼時樂天爲太子左贊善大夫。舊唐書本傳曰：

（元和）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賞，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爲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潁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

司馬爲閒官，樂天作江州司馬廳記曰：

……菴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客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舊唐書本傳又曰：

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爲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憐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

其「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正爲促成樂天結廬草堂之因緣也。其與元微之書云：

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空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

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卷二十八）

已任時命去，亦從歲月除。中心一調伏，外累盡空虛。名宦意已矣，林泉計何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卷七）其四十五詩亦曰：

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清瘦詩成癖，麤豪酒放狂。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爲鄉。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卷十六）

「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與「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其題元十八溪亭亦曰：「余方鐘峯下，結室爲居士。」道盡結草堂以爲吏隱，正爲學禪之悅也。此元和十一年間事也。至元和十二年春，樂天構築草堂，似依古禮，祭地祇，而有祭匡山文與祭廬山文曰：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恭惟神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命褻薄，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止陋質，遺愛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卷二十三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疏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唯耽翫水石，以樂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葺構既成，遊息方始，爰以潔敬，薦茲馨香，不敢媚神，不敢褻福；但使疫厲不作，魑魅不逢，猛獸毒蟲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明，齋心露誠，庶幾有答。尙饗。（卷二十三 祭廬山文）

至元和十二年「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此爲草堂記傳世之因緣也。詩人之詩癖遇此盛事，不能無詩，以道盛事。樂天於是作香鐘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五首：

五架三間新草堂，石塔桂柱竹編牆。

南簷納日冬天暖，北戶迎風夏月涼。

灑砌飛泉纔有點，拂窗斜竹不成行。

來春更葺東廂屋，紙閣蘆簾着孟光。

喜入山林初息影，厭趨朝市久勞生。早年薄有煙霞志，歲晚深諳世俗情。已許虎溪雲裏臥，不爭龍虎道前行。從茲耳界應清淨，免見啾啾毀譽聲。

長松樹下小谿頭，斑鹿胎巾白布裘。藥圃茶園爲產業，野麋林鶴是交遊。雲生澗戶衣裳潤，嵐隱山廚火燭幽。最愛一泉新引得，清冷屈曲遶階流。

日高睡足猶慵起，小閣重衾不怕寒。遺愛寺鐘欹枕聽，香鑪峯雪撥簾看。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爲送老官。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

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豈止形骸同土木，兼將壽夭任乾坤。胸中壯氣猶須遣，身外浮榮何足論。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卷十六）

樂天又作香鑪峯下新置草堂卽事詠懷題於石上曰：

香鑪峯北面，遺愛寺西偏。白石何鑿鑿，清流亦潺潺。有松數十株，有竹千餘竿。松張翠繖蓋，竹倚青琅玕。其下無人居，惜哉多歲年。有時聚猿鳥，終日空風烟。時有沈冥子，姓白字樂天。平生無所好，見此心依然。如獲終老地，忽乎不知還。架巖結茅宇，劖壑開茶園。何以洗我耳，屋頭落飛泉。何以淨我眼，砌下生白蓮。左手攜一壺，右手挈五絃。傲然意自足，箕踞於其間。興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誤爲世網牽。（卷七）

樂天或亦不能免俗，於草堂前開池養魚。蓋中國傳統四合院前，依例皆有半圓形之池塘，此例未詳始於何時，然余幼時，所見地主世家，皆爲如此。故樂天又作草堂前新開一池養魚種荷日有幽趣詩曰：

淙淙冰峽水，浩浩萬頃陂。未如新塘上，微風動漣漪。小萍加泛泛，初蒲正離離。紅鯉二三寸，白蓮八九枝。遠水欲成徑，護堤方插籬。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卷七）

此詩謂「紅鯉二三寸」者，卽後世所謂錦鯉者，相傳始於宋代，繁衍於日本，晚近始由日本傳回國內，依樂天詩則足證錦鯉者，唐代固已有之，非至宋代始有之也。另樂天草堂記有謂：「池中生白蓮、白魚。」者，其魚不限紅色一種，蓋錦鯉品種已多矣。樂天又有小池二首曰：

書倦前齋熱，晚愛小池清。映林餘景沒，近水微涼生。坐把蒲葵扇，閑吟三兩聲。

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餘。荷側瀉清露，萍開見游魚。每一臨此坐，憶歸青溪居。（卷七）

草堂記又謂：「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其文人雅興，頗形之篇詠。其三謠并序曰：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仗一，蟠木几一，素屏風二。時多仗藤而行，隱几而坐，掩屏而臥，宴息之暇，筆硯在前，偶爲

三誦。各導其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誦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下擁腫而上鱗菌，桷不桷兮輪不輪。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棟。諸侯斷大輅兮，材又不中。惟我病夫，或有所用。用爾爲几，承吾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爾性，不枉爾理。爾快快，爲几之外，無所用爾。爾旣不材，吾亦不材，胡爲乎人間徘徊。蟠木蟠木，吾與汝歸草堂去來！

素屏誦

素屏素屏，胡爲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冰之篆字，張旭之筆迹，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香鑪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爾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然肯寢臥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爲骨兮紙爲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朱藤誦

朱藤朱藤，溫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爾以爲杖，大有裨於股肱。前年左遷，東南萬里，交遊別我于國門，親友送我于澹水。登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水兮，馬阻蹄開。中途不進，部曲多迴。惟山朱藤，實隨我來。瘴癘之鄉，無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魑魅。吾獨一身，賴爾爲二。或水或陸，自北徂南。泥黏雪滑，足力不堪。吾本兩足，得爾爲三。紫霄峯頭，黃石巖下，松門石磴，不通輿馬。吾與爾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踏遍匡廬間，未嘗一步而相捨。雖有佳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窮旣若是，通復何如？吾不以常杖待爾，爾勿以常人望吾。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之下，誓不棄爾於斯須。（卷二十二）

以上爲草堂之擺設，蓋文人之雅趣也。

樂天於築草堂之前，諒已遊廬山多次，一一形之篇詠。然其詳實年月，則無法確知。今可確知者樂天於元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草堂落成，至四月九日有大林寺之遊，因而作遊大林寺序曰：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恩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鑪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

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潤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悅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舊唐書本傳謂樂天遊廬山，動彌旬月，於此足茲證明矣。廬山自東晉慧遠大師駐錫東林寺後，開淨土宗念佛法門，爲淨土宗之不祧之祖。其後或由於法務日隆，而有慧永建西林寺。其遺愛寺、大林寺等之構築，始於何人何時，惜無方誌可察，然廬山爲慧遠大師之道場，已久入人心矣。故樂天詠意詩謂：「春遊慧遠寺」其或泛指東西二林寺也。其宿東林寺詩曰：經窗燈焰短，僧爐火氣深。索落廬山夜，風雪宿東林。（卷七）

讀靈徹詩曰：

東林寺裏西廊下，石片鐫題數首詩。言句怪來選校別，看名知是老湯師：（卷十六）

晚題東林寺雙池曰：

向晚雙池好，初晴百物新。裏枝飜翠羽，澗水躍紅鱗。萍汎同遊子，蓮開當麗人。臨流一惆悵，還憶曲江春。（卷十七）

樂天生長北國，似乎未見白蓮，故謫居潯陽時，作潯陽三題并序，其三題者即廬山桂，湓浦竹，東林寺白蓮。其序曰：廬山多桂樹，湓浦多脩竹，東林寺有白蓮華，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雖宮囿省寺中未必能盡有。夫物以多爲賤，故南方人不貴重之。至有蒸爨其桂，翦棄其竹，白眼於蓮花者。予惜其不生於北土也。因賦三題以唁之。

其題東林寺白蓮曰：

東林北塘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麝散芳馨。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慚塵垢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華，虛得清淨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結纒成。夜深衆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寄向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卷一）

樂天至東林寺，不僅止於遊賞，尙見其學禪。其正月十五日夜東林寺學禪，偶懷藍田楊主簿，因呈智禪師詩曰：

新年三五東林夕，星漢迢迢鐘梵遲。花縣當君行樂夜，松房是我坐禪時。忽看月滿還相憶，始歎春來自不知。不覺定中微念起，明朝更問雁門師。（卷十六）

學禪打坐，以爲入定之門，樂天解行並進，於東林寺或頗多受益矣。其與東林寺僧輒有文字因緣之交往。元和十年十月

己亥，東林寺僧上弘和尚遷化。至元和十三年樂天爲之作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序曰：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至柔、譽諸、智則、智明、雲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費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曾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

樂天轉其潤筆爲之修東林寺經藏之西廊，至元和十四年落成，時樂天已量移至忠州爲刺史，爲之作東林寺經藏西廊記曰：……暨（元和）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己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卷二十六）

樂天與東林寺僧交遊，寺僧借重其文筆，於此可見其一斑。樂天於江州司馬任內亦曾爲東林寺僧作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并序。文繁不錄。樂天遊東林寺除賞景學禪之外，得便披閱慧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亦請樂天文集亦置於東林寺之經藏，故樂天於大和九年送白氏文集於東林寺，七十餘歲時，又送後集至東西二林寺。其東林寺白氏文集記曰：

昔余爲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二十年矣！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編次既畢，納于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之緣，復曩歲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大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卷六十一）

以上爲樂天與東林寺之因緣也。

樂天除遊東林寺，亦及西林寺。其春遊西林寺曰：

下馬西林寺，愴然進輕策。朝爲公府吏，暮是靈山客。二月匡廬北，冰雪始消釋。陽叢抽茗牙，陰竇洩泉脈。熙熙風土暖，藹藹雲嵐積。散作萬壑春，凝爲一氣碧。身閑居澹泊，官散無牽迫。緬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適。是年淮寇起，處處興兵革。智士勞思謀，戍臣苦征役。獨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卷七）

「是年淮寇起，處處興兵革。」者，指元和十年，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反，至元和十二年爲宰相裴度所擒。味此詩當作於元和十二年春也。樂天另作宿西林寺曰：

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迴。（卷十六）

其自歎不及陶淵明，或因俗務而一宿即回也。另有一詩爲宿西林寺早起東林滿上人之會，因寄崔二十二員外曰：

謫辭魏闕鵝鸞隔，老入廬山麋鹿隨。薄暮蕭條投寺宿，凌晨清淨與僧期。雙林我起聞鐘後，隻日君趨入闕時。鷓鴣高低分皆定，莫勞心力遠相思。（卷十六）

其識分知足，無詔無求之志，於此明之。

樂天除與二林寺僧交遊外，常約白衣至寺遊賞，其本集卷十七有雨中赴劉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劉已先去，因以四韻寄之：

雲中臺殿泥中路，既阻同遊懶却還。將謂獨愁猶對雨，不知多興已尋山。纔應行到千峯裏，只校來遲半日間。最惜杜鵑花爛熳，春風吹盡不同攀。（卷十七）

另有遺愛寺者。以其地近東西二林。或謂遺愛寺即東林寺，未詳所出。然樂天所詠者，除東林寺外，另有遺愛寺，足見遺愛寺者，非東林寺也。且祭廬山文曰：「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則彼時除東西二林寺外，另有遺愛寺矣！遺愛寺曰：

弄石臨谿坐，尋花遶寺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卷十六）

又題遺愛寺前溪松：

偃亞長松樹，侵臨小石溪。靜將流水對，高共遠峯齊。翠蓋煙籠密，花幢雪壓低。與僧清影坐，借鶴巒枝栖。筆寫形難似，琴偷韻易迷。暑天風撼撼，暗夜露淒淒。獨憩依爲舍，閒行繞作蹊。棟梁君莫採，留着拌幽棲。（卷十七）

除東西二林寺及遺愛寺，樂天尙遊賞多處名勝，爲之一一入詩。其上香爐峯曰：

倚石攀蘿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紗巾。他時畫出廬山鄣，便是香爐峯上人。（卷十六）

登香鑪峯頂曰：

迢迢香鑪峯，心存耳目想。終年牽物役，今日方一往。攀蘿躡危石，手足勞俯仰。同遊三四人，兩人不敢上。上到峯之頂，目眩神恍惚。高低有萬尋，澗狹無數丈。不窮視聽界，焉識宇宙廣。江水細如繩，溢城小於掌。紛吾何屑屑，未能脫塵鞅。歸去思自嗟，低頭入蟻壤。（卷七）

題廬山下湯泉曰：

一眼湯泉流向東，浸泥澆草煖無功。驪山溫水因何事，流入金鋪玉甃中。（卷十六）

遊石門澗曰：

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跡。時逢山水秋，清輝如古昔。常聞慧遠輩，題詩此巖壁。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覓。蕭疎野

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

黃石巖下作曰：

久別鴉鷺侶，深隨鳥獸群。教他遠親故，何處覓知聞。昔日青雲志，今移向白雲。（卷十六）

樂天受廬山山水之薰染，已有「昔日青雲志，今移向白雲。」此爲其心境之絕大轉變，除淡泊名利外，作詩已不同於昔日之諷諭詩，動輒得咎，改以閒適安逸爲主。樂天山中盤桓之歲月，似乎每多獨往，偶或約期友人至山中遊賞，皆一一入詩。

其廬山草堂夜雨獨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員外曰：

丹霄攜手三君子，白髮垂頭一病翁。蘭省花時錦帳下，廬山雨夜草菴中。終身膠漆心應在，半路雲泥迹不同。唯有無生三昧觀，榮枯一照兩成空。（卷十七）

樂天深於佛理，故而言及「唯有無生三昧觀，榮枯一照兩成空。」其心境或因學禪而日有所長也。而其所以能悠遊自在，乃因江州刺史之優禮有加，樂天亦頗有自知之明，作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見寄曰：

眷眄情無限，優容禮有餘。三年爲郡吏，一半許山居。酒熱心相待，詩來手自書。庾樓春好醉，明日且迴車。（卷十七）

「三年爲郡吏，一半許山居」道盡崔使君之容忍，亦爲樂天之所以廬山築草堂之因緣也。其山中獨吟曰：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每逢美風景，或對好親故。高聲詠一篇，恍若與神遇。自爲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時新詩成，獨上東巖路。身依白石崖，手攀青桂樹。狂吟驚林壑，猿鳥皆窺顧。恐爲世所嗤，故就無人處。（卷七）

山中問月曰：

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昔隨飛蓋處，今照入山時。借助秋懷曠，留連夜臥遲。如歸舊鄉國，似對好親知。松下行爲伴，谿頭坐有期。千巖將萬壑，無處不相隨。（卷十六）

出山吟曰：

朝詠遊仙詩，暮歌采薇曲。臥雲坐白石，山中十五宿。行隨出洞水，迴別緣巖竹。早晚重來遊，心期瑤草綠。（卷七）

其戀居廬山，頗有終老之念，深得山中之趣。味樂天此時之詩，似頗受東林寺諸長老之影響，而一心歸向西方，且結香火社而成爲白蓮社之成員矣！其山居曰：

山齋方獨往，塵事莫相仍。藍輿辭鞍馬，緇徒換友朋。朝飧唯藥菜，夜伴只紗灯。除却青衫在，其餘便是僧。（卷十六）

其與東林寺僧交往，而山居與出家衆之生活，似爲同軌，故有「緇徒換友朋」與「除却青衫在，其餘便是僧。」之句。其臨水坐曰：

昔爲東掖垣中客，今作西方社內人。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卷十六）

此詩已明言「今作西方社內人」矣！文其與果上人歿時，題此決別，兼簡二林僧社詩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爲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卷十七）

新舊唐書本傳，皆云樂天與香山寺僧結香火社，未及廬山諸長老與樂天早有香火因緣，其或百密一疏歟，其閒意詩曰：

不爭榮耀任沈淪，日與時疏共道親。北省朋僚音信斷，東林長老往還頻。病停夜食閒如社，慵擁朝裘暖似春。漸老漸闌閒氣味，終身不擬作忙人。（卷十七）

「東林長老往還頻」與「病停夜食閒如社」已道出逐漸受東林長老之影響，而有過午不食之齋戒生活矣！其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曰：「且暮兩蔬食，日中一閑眠。便是了一日，如此已三年。」（卷七）已明言齋戒生活已行之有年矣！故其山中戲問韋侍御曰：

我抱棲雲志，君懷齊世才。常吟反招隱，那得入山來。（卷十七）

其棲雲志已道出出塵之念，一心向道矣！其閑關詩曰：

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遂成一無事，因得常掩關。掩關來幾時，鬢鬢二三年。著書已盈帙，生子欲能言。始悟向身老，復悲世多艱。迴顧趨時者，役役塵壤間。歲暮竟何得？不如且安閑。（卷七）

以己之安閑，比之僧人之閑關，其遺世獨立之志，甚矣明矣！其自題詩曰：

功名宿昔人多許，寵辱斯須自不知。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馬頭覓角生何日？石火敲光住幾時？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門不去欲何之？（卷十七）

其不免官秩已滿，未能量移而有怨悱，然其欲遁入空門之念，已日有所增矣！其閑吟曰：

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卷十六）

樂天爲江州司馬與戶部崔侍郎書云：

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概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

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卷二十八）

由此文得知樂天已於禁中「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至江州週年，亦似有得。其文又自云：「東西二林，時時一往。」其感悟之緣由，或與東西二林頗多因緣也。故樂天頗有終老之志云。其端居詠懷曰：

賈生俟罪心相似，張翰思歸事不如。斜日早知驚鷓鳥，秋風悔不憶鱸魚。胸襟曾貯匡時策，懷袖猶殘諫獵書。從此萬緣都擺落，欲攜妻子買山居。（卷十六）

寄李相公崔侍郎錢舍人亦云：

曾陪鶴馭兩三仙，親侍龍輿四五年。天上歡華春有限，世界漂泊海無邊。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志便是禪。官滿更歸何處去，香爐峯在宅門前。（卷十六）

九江春望曰：

淼茫積水非吾土，漂泊浮萍是我身。身外信緣爲活計，眼前隨事覓交親。鐘烟豈異終南色，潞草寧殊渭北春。此地何妨便終老，匹如元是九江人。（卷十七）

樂天已能適應江州風候。鐘烟潞草不異終南渭北。故而「此地何妨便終老，匹如元是九江人。」正以九江人自居矣！其江樓早秋亦云：「匡廬一步地，官滿更何之？」首夏詩亦曰：「何必歸故鄉，茲焉可終老。」

樂天雖有終老之心，惜尚不免怨悵「三年隨例末量移」（卷十七 自題）「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劍匣塵埃滿，籠禽日月長。」（卷十七 九日醉吟）「遠謫四年徒已矣！」（卷十七 自到潯陽生三女子，因詮真理，用遣妄懷）故當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時，其欣悅之情溢於言表，而作「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與「除忠州寄謝崔相公」。由此二詩知其感念之情，然其戀戀不能捨草堂而去，故作別草堂三絕句：

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爲感君恩須暫起，鐘峯不擬住多年。
久眠褐被爲居士，忽挂緋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廬山未要動移文。

三間茅舍向山開，一帶山泉遶舍迴。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却歸來。（卷十七）

「身出草堂心不出」道盡依戀草堂之情。「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却歸來。」則以山色泉聲爲知己，詩人之痴癖，正緣於此也。

樂天至忠州，仍不能忘情廬山草堂，故作郡齋暇日憶廬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韻，多敘貶官已來出處之意：

諫諍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堪匡聖主，只合事空王。龍象投新社，鸚鵡失故行。沈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寺，仍開一草堂。平治行道路，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爲枕，頭巾閣在牆。先生烏几鳥，居士白衣裳。竟歲何會悶，終身不擬忙。滅除殘夢想，換盡舊心腸。世界多煩惱，形神久損傷。正從風鼓浪，轉作日銷霜。吾道尋知止，君恩偶未忘。忽蒙頒鳳詔，兼謝剖魚章。運靜方依水，葵枯重仰陽。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去似尋前世，來如別故鄉。眉低出鷲嶺，腳重下蛇岡。漸望廬山遠，彌愁峽路長。重鍾峯隱隱，巴字水茫茫。瓢挂留庭樹，經收在屋梁。春拋紅藥圃，夏憶白蓮塘。唯擬捐塵事，將何答寵光。有期追永遠，無政繼龔黃。南國秋猶熱，西齋夜更涼。閒吟四句偈，靜對一鋪香。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場。覓僧爲去伴，留俸作歸糧。爲報山中侶，憑看竹下房。會應歸去在，松菊莫教荒。（卷十八）

樂天之出處行止，於此詩已甚明矣！其後樂天由忠州刺史回朝，供職禁中，別草堂已三年，乃作春憶二林寺舊遊，因寄朗滿晦三上人！

一別東林三度春，每春常似憶情親。頭陀會裏爲逋客，供奉班中作老臣。清淨久辭香火伴，塵勞難索幻泡身。最慚僧社題橋處，十八人名空一人。（卷十九）

復作登龍尾道南望憶廬山舊隱及錢侍郎使君以題廬山草堂詩見寄因酬之二詩，其思歸廬山草堂之念，未因供職禁中而淡忘。果於長慶二年（西元八二一年）樂天見朝政日壞，牛李黨爭，日益嚴重，而請求外調，七月自中書舍人除杭州刺史。赴任杭州，樂天取道襄漢，順長江而下，重遊江州，不免感慨「醉客臨江待，禪僧出郭迎。青山滿眼在，白髮半頭生。又校三年老，何曾一事成？」（卷二十）重到江州感舊遊題郡樓十一韻）且至遺愛寺草堂一宿，臨別不免戀戀之情，而作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

曾住鍾峯下，書堂對藥臺。斬新羅徑合，依舊竹窗開。砌水親開決，池荷半自栽。五年方暨至，一宿又須迴。縱未長歸得，猶勝不到來。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重題：

泉石尚依依，林疏僧亦稀。何年辭水閣，今夜宿雲扉。謾獻長楊賦，虛拋薜荔衣。不能成一事，贏得白頭歸。（卷二十一）

「五年方暨至，一宿又須迴。」草堂一別五年，僅能一宿即須下山，徒歎緣薄而已。其後樂天由杭州刺史任滿回朝，頃之，又爲蘇州刺史，自云：「曾爲白社羈遊子」（卷五十四 題新館），未能忘却東林寺白蓮社之情景，晚年，樂天分司東部

，曾以摯友元稹家屬致贈之潤筆，轉淨財爲重修香山寺之資。修畢，樂天曾題二十二韻以紀之，其中謂：「南祖心應學，西方社可投。」已見樂天頗有禪淨雙修之趨勢。其任職刑部時，作憶廬山舊隱及洛下新居詩，謂「草堂久閒廬山下」，則遺愛寺之草堂，樂天終身未之或忘也。

晚年，樂天分司東部，曾作寄題廬山舊草堂，兼呈二林道侶：

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雖在鬢如絲。登山尋水應無力，不似江州司馬時。漸伏酒魔休放醉，猶殘口業未拋詩，君行過到鍾峯下，爲報東林長老知。（卷六十八）

樂天於元和十三年（西元八一八年）量移忠州刺史。三十年後，樂天早已作古，故此詩三十云者，蓋約數而言也。味此詩「漸伏酒魔休放醉，猶殘口業未拋詩」則樂天晚年之齋戒生活時期之作也。且此詩自註云：「此詩憑錢知進侍御往題草堂中也。」故有「君行過到鍾峯下，爲報東林長老知。」云云。

大和九年，樂天曾送白氏文集六十卷與東林寺。晚年，七十餘歲，復送後集至廬山東林寺，未詳年月，作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臯上人：

後寄寄將何處去，故山迢遞在匡廬。舊僧獨有雲臯在，三二年來不得書。別後道情添幾許，老來筋力又何如？來生緣會應非遠，彼此年過七十餘。（卷六十九）

此詩所云三十二年者，未詳所據，然可確知者，其年已七十餘矣！依樂天白氏集後記曰：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

樂天文集前後七十五卷，集有五本，而三本存之佛寺中，此其所以後半世之文字因緣，轉爲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而其肇基或始於樂天披閱東林寺慧遠大師文之一段因緣。其結香火社者，世人但知與香山寺之因緣，而未詳知樂天與東林寺長老早已投入白蓮社矣！其謂「南祖心應學，西方社可投」者，或即宋代頗流行之禪淨雙修者，其或發軔於樂天歟！或始於樂天之築草堂歟！願明達之士，有以教我！